

解封以后

□苏枕书

京都
通信

嘉彦君:

展信平安。

此刻正在去往大阪的电车上,自六月初宣布解除“紧急事态”以来,周围环境已大有松动。许多学校为避免人群聚集,仍决定在线授课。我教的几间学校里,唯有一间护理大学迅速复课,眼下便是去上课的途中。这间护理大学主要有护理、营养学、儿童教育等专业,女生为多,毕业后大抵从事看护、营养师、幼教等职业,校训里写着“献身、勤勉”,并确实践行着这些准则。至少从复课速度来看是如此,教务处邮件说,现在正是护理从业者奇缺的时候,学生们的课程——特别是校内进行的实习课程不可耽误。中文课是选修,教学目标是“能够简单对话”,原本似无必要在教室进行,但为了养成学生们坚苦的品性,也统一要求去学校。

想来已有整整三月未曾离开家与学校所在的区域,更不曾使用公共交通工具。方才公交车上人不少,现在电车上也基本间隔坐满了人。夏初闷热天气,口罩已不大戴得住,但车厢内仅见一位青年露着脸——曾见新闻说,某乘客没有戴口罩而被斥责,甚至报警的事。可见戴口罩除了出于防病毒的自保,也是为让旁人放心的宣告。街中店铺大多仍关着门,有的挂出“招租”的牌子,生意大约已做不下去。许多铺面趁装修,脚手架上挂着醒目的指示牌,要求工人们至少间隔两米劳动。车窗外掠过整齐的水田,秧苗不知何时已种下去。前些日散步至农学部,见稻田已收拾妥当,夜里在研究室能听见水田传来的响亮蛙鸣。(写到这里,已不得不起来转车,通勤之艰辛,自今而始,也要体味了。)

(没想到接下来写这封信,竟是一周后的同一时间段,又是在通勤电车内。这封信是不折不扣的“车中书”了。)前日本地已入梅,据说与南通同步。昨夜有大雨,方才出门时雨仍未停,电车行过桂川,河流涨水,两岸与汀渚被碧树深草覆盖。车内人似比上一周更多,人们不再间隔一人落座,而是如常挨在一处。新闻说日本要逐渐对越南、泰国、澳大利亚等地开放入境许可,大概中日韩三国互通也是早晚的事。过去数年,日本吃了不少旅游的红利,因为利益太丰厚,不论本国发出多少讽刺抗议的声音,人、物、金钱的流通并不会停止。这冷清的几个月,据说入境游客激减九成以上,旅游业及相关产业遭遇重创,这些新闻底下却多是幸灾乐祸:“本来就不该大搞旅游业,现在活该了吧。”隔三岔五也有些不怀好意的新闻,比如“没有游客的奈良小鹿,终于拉出了健康可爱的豆豆屎”,底下评论也满是对海外游客的控诉,什么从前常见外国游客喂小鹿吃巧克力,甚至塑料袋。我去过奈良多次,偶尔也目击过这样可厌的游客,这样的行为在本地人眼中必然更为刺激难忘。这种激烈的言论,只要放到“本地人”与“外地人”的框架下,就会出现。我没少做“外地人”,因而对“本地人”意识总是更警惕些。旺盛的旅游业的确给奈良带来不少生机,倘若游客彻底不来,小鹿也没有那么多鹿仙贝可吃。历史悠久的古都彻底遗忘,本地人会不甘、失落;而若被游客惦记得太多,本地人又会觉得无礼的外来者打扰了原有的平静。世事无非如此。

一番辗转,此刻已到了那间护理大学,正在休息室等待上课时间。窗外雨很大,绣球花开得很好。这所大学主要课程都与护理有关,此外开了英语、法语、韩语和中文这四门外文选修课,还有花道、茶道等“教养”一类的学科,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女生。(写到这里,应该去上课了。)

(续写此信,是夜里八点多回到家、收拾完毕之后的事。)从前师姐们曾传授上课经验,说如果有学生交头接耳,只要声音不比你的更大,就需要学会坦然无视;若声音盖过你,则要出言制止。这一班孩子,目前倒没见过说话,睡觉的总有几个。今天课上有会话环节,原想叫几个学生起来练习,不巧我点到的第一个学生就在睡觉。我比她更不好意思,但也不好说“你继续睡吧”,只当我没有提过这个方案,讪讪地自己念完了标准答案。看她后半节课上一直勉强支持,心里很过意不去。课后有几位羞涩的女生留下来问问题,有一位留得最久,后来一起走了一段。她说自己的家人也做看护士,告诉她未来到日本看病的中国患者可能会不少,因此护理专业可能比较有前途。之前有老师担心,如此时,我去教中文是否会遇到不愉快。万幸目前一切尚好。

世道艰难,不得清闲,知道你也忙碌,请多加珍重。夜已深,困倦不堪,先写到此,窗外雨似乎停了。盼你回信。

松如

庚子闰四月二十



梅子黄时雨

瞿武涛

故乡的河

□才盛

穿越几个小区步行回家的时光,总爱经过清源广场。看着欢快奔涌的溪流,听着潺潺流水声,我都不免想起故乡的立公河。那是位于海安老宅西侧80米许、南北走向的二级河道,开挖于大跃进时期,与一级河道通扬运河、栟茶运河相连。历史上曾经作为等级航道,一直是两岸沿线百姓方便生产生活的母亲河,现已成为涵养生态生命的景观河。

故乡的河,承载了儿时欢乐无忧的记忆。16岁到县城上高中前,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。生活固然艰辛,但有老屋遮风挡雨,有父母呵护关怀,小学、初中的业余生活也是充满欢乐的。放学之际,沿着立公河边小路回家,挑草草既是任务,也是与同伴伙伴们打打闹闹的好时机。春天,河岸上长了很多茅针草,长长的、尖尖的,拔起来剥去最外面的一层放在嘴里咀嚼,嫩绿香甜,回味无穷;阳光明媚的日子,用玻璃瓶对准老宅土墙上的洞眼,能把蜜蜂引进瓶里,盖上瓶盖,看到蜜蜂在瓶里飞舞乱撞,心生一丝恶作剧快感。夏天,把筛子放到水花生下面,用双腿顶住筛子,轻轻拍打水花生,过会儿就能捞起活蹦乱跳、密密麻麻的麻虾儿;天色好的话,和哥哥起早撒好鱼食,鱼钩穿上红蚯蚓,一会儿就能钓上一脸盆鲫鱼;酷暑时节,弟兄仨下河游泳成了最快乐的事,狗爬式比拼速度,吸口气闷在水里,顺带还能摸上一两个河蚌,满心欢喜。秋天,在河岸上挖个洞,浇满水,一会儿就有一两只小螃蟹爬出来;在跳码儿边上用几片瓦搭成瓮状,周边留有空隙,放好豆饼渣子等诱饵,有时也能收获几条鳝鱼。冬天,天寒地冻时,整个河面成了一个天然的溜冰场,小伙伴们小心翼翼地在上面走,有时用砖头敲开冰面,能捉到一两条不大不小的鱼。孩提时代,正值文革后期和计划经济时期,河边读书、闲暇之余的渔耕生活,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无余粮瓜菜度的缺憾,也平添了一份难忘的谋生趣忆。

麦场——快乐的童年记忆

□程太和

农村的麦场,是一个生产队的经济中心、文化中心和娱乐中心。

每年夏熟农作物收获之际,农民们把元麦、大麦、小麦、油菜收割上来堆在场上,然后脱粒、晒干,晒干后堆放到生产队仓库。农忙的季节,每个人都忙忙碌碌,脸上虽挂着辛劳的汗珠但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,因为丰收的季节来了。

大人们忙成一片,小孩也没闲着。大人们把小孩带到麦场上,小点的就在麦堆子旁穿插捉迷藏,稍大点的就开始帮父母们干农活了,我们儿时的时光总会伴随着这样的场景度过。一到农忙的时候,学校就放暑假、秋忙假,让我们回去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农活,到麦田里为大人们送茶水,帮大

故乡的河,见证了伟大时代的变迁。河水静静流淌,改革开放一声春雷,吹皱了立公河面一丝涟漪。1978年,本家远房堂兄以全县文科状元的高分考取北大历史系,成为全县轰动一时的新闻,农家子弟凭借高考制度改革,有机会跃出农门,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材,也由此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,农村家庭比以前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;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村民种田的积极性明显提升,激发了农村经济发展活力,村级集体经济逐步壮大。在党政部门关心支持下,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,防渗渠道体现高标,出行道路宽敞通畅,桥梁得到更新改造,河道常年疏浚如初,两岸绿树成荫,河水清澈见底,农村环境面貌明显改善。随着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的普及,村民也逐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,或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,或从事养殖业,或外出务工经商,收入水平得到提高。如今,立公河两岸部分地区已纳入海安国家级开发区范围,村民们有的享受拆迁补偿、纳入社保体系,有的进入园区企业工作,有的利用闲置副业用房加以改造,对外招租。邻居小贾头脑活络,他将家里20多间房出租给园区外来务工人员,仅此一项年收入即达10多万元。村民腰包鼓起来了,腰杆挺直了,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竖起了一栋栋新楼房,有的还资助儿女在南通、苏南乃至上海等大城市买了房子。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的同时,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从新生代农民身上,看到的是扎根农村、热爱家乡的赤子情结,积极向上、信心满满的精神动力。60多年的立公河,见证了家乡人民励精图治、人工挑河的壮阔历史,见证了改革开放、建设国家级开发区、招引大项目的火热场面;见证了地方党政部门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,关切民生福祉的为民情怀。

故乡的河,寄托了我们对父母永铭在心的思念。每次回到老家,我都要伫立在父母的遗像前,也会徜徉在立公河边小道上,追寻他们昔日忙碌的身影,感念他们对家庭劳苦功高,常常泪湿衣裳,无比怀想。想起父亲

“主外”,16岁就当河工,弱冠之年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;20多岁,成为生产队的拖拉机手,披星戴月为集体和农户耕田;30多岁,与田伯伯一起承包了村里的两条挂浆机船,从此走南闯北搞建材运输,一旦遇到机器故障,即便寒冬腊月,都要在刺骨的河水中修理。父亲行船10多年,既为村集体积累了不少资金,也为家庭挣得了一些收入,是村里公认的智多星和多面手。想起母亲“主内”,起早贪黑多挣工分,扩大副业生产规模,经常为了准备畜禽饲料,连续几个小时站在冰冷的立公河水中采摘水花生、水浮莲。她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弟兄仨成人,省吃俭用维持生计,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,抱着典家当产的决心,给予了我们最好的教育,教会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。想起父母命运多舛,父亲历经1974年开拖拉机坠河脑外伤,1984年田间劳作腰椎骨折,1989年罹患帕金森氏综合征三次磨难,母亲不离不弃,陪伴左右,悉心照料,使家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,母亲也因积劳成疾,过早地离开我们,想来令人心痛。父母都是高小毕业,在同辈人中算是有文化的一代,提示我们弟兄仨作为党员,要时刻不忘入党初心、父母恩情,不忘党为公、爱民情怀,不忘为党奋斗、再创佳绩,以实际行动报答组织的培养之恩、父母的养育之恩,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。

立公河,家乡的母亲河,家庭的幸福河,人生的智慧河!

心窗
片语

人们捧麦、捡拾洒落的麦穗。

麦场也是劳动能手们的竞技场,谁的扬谷干净又利落,谁的翻晒整洁又麻利……都可以在麦场上大显身手。我们老家隔壁生产队有个一等甲级伤残军人叫许映德,他的两条腿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莱芜战役中打伤了,后来截了肢,装上了假肢,但他的扬谷技术比一般正常的人要厉害,他既是生产队的保管员,又是扬谷高手。大忙时,麦场上总能见到他的身影。后来他还当上了县人大代表。经常扬谷,锻炼了臂膀,也锻炼了身体,他一直活到95岁才去世的。

夏天和秋天是麦地上最忙碌的两个季节,6月初,蚕豆上了场,油菜上了场,麦子上场了,麦场上要晒蚕豆、晒油菜、晒麦子。7

月中下旬,8月上旬,麦场上要晒粮种、晒玉米。秋天到了,麦场上要晒黄豆、晒稻谷。麦场难得有间歇的时间。夏天雷雨多,要是碰上雷阵雨,人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
夏天的傍晚,麦场成了整个生产队最佳的乘凉场所。吃过晚饭,好多人都喜欢到麦场上乘凉,讲山海经。小孩子们则在场边上望着天空数星星,追赶萤火虫。麦地上到处都很热闹。要是碰上一场露天电影,那麦场就成了全村(大队)的娱乐中心了。

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,生产队的大麦场没了,家家户户做起了小麦场。现在实现机械收割,小麦场也消失了。麦场消失了,但我们那快乐的记忆永存。麦场时常入梦来。